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上册

七殺碑

朱贞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七夜碑

上册

朱贞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 (CIP) 数据

七杀碑 / 朱贞木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5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

ISBN 978-7-215-09029-3

I . ①七… II . ①朱… III .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567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 450002 电话 : 0371-65788056)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32

字数 : 550 千字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215-09029-3

定价 : 63.00 元 (全二册)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序

志明侠兄酷爱武侠文学，于金庸小说研究颇有心得，并雄心勃勃，在武侠小说创作出版并不景气之时，下大力气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意欲彰显传统，促进当代创作，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初集5种15册杀青，嘱我作序，深感诚惶诚恐，力辞不准，只好勉为其难！于是抽时间再次重新梳理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并对2014年大陆武侠文学相关出版发行事件作一回顾，意外发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陆武侠文学创作呈现出以网络为平台；以彰显个性、张扬自我为宗旨；以文字轻灵、技巧娴熟为特点；以年轻作家百花齐放的青春文化为底色的辉煌后，第二个十年开始归入沉寂后的2014年，武侠世界颇有些值得大书特书的“江湖故事”：

《人民文学》杂志在2014年第四期推出了武侠专号，发表了徐浩峰、徐骏峰兄弟的《武人琴音》、赵晨光的《沧浪水》、陈崇正的《玉蛇劫》，并在卷首中写道“勇武尚侠精神历来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高超细腻

的功夫所指，往往是对传统人格承继、发扬与缺失的现代追问。‘武侠作品集’，既有非虚构也有短篇小说，三部作品刊发出来，所占篇幅不是很多，可也不算很少。但愿我们这番谨慎的尝试，能够稍稍呈现出时下武侠文学某种新的创作动向。”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人民文学》杂志，一向是大陆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和指南针，在武侠小说创作不景气之时这番“谨慎的尝试”，是对新世纪前十年的武侠文学创作的总结还是对未来创作的引导，无论如何都有其耐人寻味的含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4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出徐浩峰系列武侠小说，《一代宗师》、《武士会》、《逝去的武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道士下山》等，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出版社，一向以出版正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其追求的出版目标，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过徐斯年的《侠的踪迹》、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但均为功力深厚的研究著作，可以说从未出版过武侠小说作品，据说当年金庸的作品也曾被拒绝，而今一次推出一个作家的系列作品，是表明武侠文学已经堂而皇之的进入文学殿堂还是彰显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气度，引人思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14年之初就推出由陈思和主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共分为9个专题，其中单列由姚晓雷主编的《武侠卷》，选取了新世纪有代表性的步飞烟、江南等14个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开宗明义是“对新世纪小说做的一份继往开来的总结”，而姚晓雷更在其序中坦承：“专列一卷武侠小说，将它完全放到了和其他文学类型并驾齐驱的位置上，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创新。”

同时，三联书店也高调推出台湾作家上官鼎的武侠文学新著《王道剑》，强调作为武侠小说，该书历史感强，对儒家文化和王道思想有深刻

的描写。

此外，作家出版社推出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作品；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推出由周清霖、顾臻收集整理“武侠小说家散文系列”之《还珠楼主散文集》；《今古传奇武侠版》一如既往推出新人新作，虽然数比本世纪前十年锐减，但仍有铁杆的武侠粉丝；网上推出的武侠作品仍然层出不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成功评出第十届，这些是不完全统计的作品出版方面；研究著作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立、张祖立主编的《古今通俗文学演变论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王敬三、陈志明主编的《看金庸》；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倪斯震的《还珠楼主前传》；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等等。这些作品和研究著作集中在武侠小说创作沉寂五、六年之久后的2014年出版，我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一个武侠文学开始总结以往创作得失的年份，也是一个经历沉寂后再度孕育崛起的年份，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年份。热闹后的冷静，冷静后的思考，思考后的从新起航，文学正是在这种循环阶梯式成长中走向成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通俗文学类型创作会随着社会时尚和思潮的变化而变化，言情、神怪、玄幻、历史、武侠五种基本类型在这种变化中各领风骚，此消彼涨，但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们描写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永远占有最多的读者队伍！因此，我们愿意相信，2014年武侠文学创作和研究著作出版的情形昭示着武侠文学创作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去芜取精，轻量重质！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在此时推出，正是基于对传统经典的再次弘扬，给当代创作以更深刻的启示这一出发点！文学创作有如奔

向大海的长江黄河，虽然曲折，但百折不挠，逢山绕山，遇水纳水，这期间流失蒸发的是水汽，而永远不停脚步、向着既定目标大海涌动的才是河流的娇子——浪花！每一座山峰流淌下来的水流汇集一起才能形成江海中的浪花，正如每一座文学高峰都能滋润、传承、丰富、提升文学创作的大江大流！近现代武侠小说作为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对当代武侠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可以简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1、作者队伍庞大、文化水平高；2、作品量大、艺术水平参差不齐；3、充分接受新文学观念和部分吸纳外国文学创作手法；4、想象力强，融自然风光、社会民俗和自我人性为一体；5、弘扬侠义精神，干预现实生活；6、影响巨大，优秀作品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和“后金庸”时代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选取其间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不但让我们能够集中欣赏这些优秀的武侠文学作品，还可以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些作品的特殊价值，为当代武侠文学作者提供方便阅读的营养品！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第一辑率先选取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云海争奇记》、朱贞木《七杀碑》、文公直《碧血丹心》三部曲、孙玉声《仙侠五花剑》等数部作品推出，也颇能代表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水平，以下对首辑选取的作者及作品逐一作个简要介绍。

平江不肖生（1889—1957），现代著名武侠小说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为20年代侠坛首座，领导南方武侠潮流。他从小文武兼修，文学、武术，两者均有深厚造诣，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后，为谋救国之道，他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先后进入华侨中学与法政大学，他文学

和武术的事业都从这里开始。

“南派”以平江不肖生最负盛名，所作《江湖奇侠传》风靡一时，读者甚众，《江》一书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后来《江》被上海明星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火烧红莲寺》，连拍十八集，放映时造成万人空巷情势，影响更大。

还珠楼主（1902—1961），原名李善基，后改名为李寿民。中国武侠小说大宗师。“北派五大家”之一。在民国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中，最早使读者着迷的便是还珠楼主。他所撰写的《蜀山剑侠传》系列，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连环格”小说，《云海争奇记》在《蜀山剑侠传》系列里面，是结构最完整的一部书，同时也是还珠楼主的代表作之一。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字式颢。生卒年不详。浙江绍兴人，20年代至40年代在天津电话局和日方电信公司工作，篆刻、诗书、文章俱佳，可称艺文双绝。与还珠楼主、官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共称“北派五大家”。三十年代初，见同事李寿民撰写《蜀山剑侠传》，于是操刀进入武林侠坛。早期作品《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系列，受还珠楼主影响甚深，后来自出新意，以《虎啸龙吟》《七杀碑》《罗刹夫人》为代表作。1949年解放后不知所终。

朱贞木被后人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他的特点，在于集大成而予后来者以众多的启迪。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相之中；其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其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为后代所继承；其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如此种种，均为50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群起仿

效，历久不衰。公开对其赞赏的武侠小说作者有古龙、司马翎等，其中古龙小说的诡异情节便深受朱贞木影响。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等，也受朱贞木影响甚深。

文公直（1898—？）江西萍乡人，号萍水若翁，早年追随孙中山，同盟会会员，民初曾任军职，参加过“讨袁”、“护法”诸役，官拜陆军少将。1922年被诬入狱，得阅描述于谦故事的《千古奇冤》，深有所感。出狱后受聘《太平洋午报》编辑。1928年开始创作《碧血丹心大侠传》，于1930年出版，至1933年，又相继出版《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等多种。

《碧血丹心大侠传》书成之后，作者的好友秦来甫、沈硕生及姜侠魂为之批、校、评点；作者的兄长文公毅为之标点；袁秀堂、陈飞南为之绣像，王振麟为之逐笔绘图。书前有于右任写于民国十九年（1930）的序，肯定了这部小说“叙述忠肃故事，体虽演义，而文则详于正史”，而且说“信夫扬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气，小说之力，较正史为大。忠肃死，而沦浹血气，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然则两君（指文公直和《精忠传》的作者褚人获）之力亦伟矣哉！”崇扬这部小说与《精忠传》具有同样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民国元老柳亚子又为之郑重题词。武侠小说之刊行，从无名流齐集、郑重其事如此书者。

孙玉声（1864～1940年），名家振，别署海上漱石生、警梦痴仙，上海人。清末民国著名小说家，知名报人，从事报业达19年之久。他出身于官宦家庭，文学修养高，又喜欢京剧等传统文化。著有《海上繁华梦》等。武侠小说代表作有《九仙剑》、《仙侠五花剑》等。本书《仙侠五花剑》，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此基础上,《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等,整体规划是将近现代不同作者、不同流派的各类作品逐一整理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完整的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的优秀读本;同时也请侠界诸同仁积极参与,共襄盛举!

是为序!

刘国辉

2014年12月30日

(作者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

自序

民二十五年春，故都琉璃厂书摊中，见一手写诗册，纸半破损，署名“花溪渔隐”，盖乾嘉时蜀人也。行楷圆劲，细于蝇头，中得一联“妻孥虽好非知己，得失原难论丈夫”。语颇隽，购归细读，诗百余首，媵以蜀中明季轶事十余则，约数万言，中有一则，题为《七杀碑》，略谓“张献忠踞蜀，僭号‘大顺’，立圣谕碑于通衢，碑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世所传七杀碑也，碑文‘杀’字，不六不八，而必以七，何也，蜀中耆旧有熟于掌故者，谓余曰，献忠入蜀，屠杀甚惨，而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恨之也深，立碑而誓，七杀碑者，誓欲杀此七雄耳，七雄为谁？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容晞容、丐侠铁脚板陈登嶧、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是也……”其文分叙七雄事迹，诡奇可喜，杨展为七雄之魁，叙其生平及率义兵规复川南事尤详，谓杨展能识金银气，擅奇门五遁术，近于小说家言。然其叙述，均有所本，吴梅村《鹿樵纪闻》及彭遵泗《蜀碧》等书，所载杨展传中，亦有精五行遁术语，顾博雅之士，亦不免也，岂世真有此神奇之术欤？

友人于成都博物馆曾见七杀碑者，谓其文略异，无七杀字，有谓原碑已为清廷捶仆，未知孰是，而蜀人至今指杨展遗迹“万人坟”，及七雄义烈掌故，类能道之，余披拾“花溪渔隐”所述，兼采各家笔乘，故老传闻，综合七雄事迹，演为说部，而删其怪诞不经者，并据“花溪渔隐”之说，以《七杀碑》名书，志其所由起，此七雄当明末之世，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而卒扼于闾冗大僚，自剪羽翼，身为国殇，全蜀因而糜烂，事至壮烈，可泣可风，作者余生烽火，冻墨磨人，文字游戏，聊遗岁月而已。

民国三十八年春朱贞木识于析津

目 录

第一章	新娘子步步下蛋·····	1
第二章	陈大娘的纸捻儿·····	12
第三章	铁脚板·····	27
第四章	巫山双蝶与川南三侠·····	40
第五章	七星蜂符·····	52
第六章	玉龙街单身女客·····	66
第七章	武侯祠前·····	78
第八章	擂台上（一）·····	92
第九章	擂台上（二）·····	102
第十章	鹿杖翁·····	114
第十一章	诡计·····	126
第十二章	雪衣娘与女飞卫·····	143
第十三章	铁拐婆婆·····	157
第十四章	秃尾鱼鹰的血债·····	171
第十五章	拉萨宫·····	188

第十六章	活僵尸·····	202
第十七章	大佛头上请客·····	216
第十八章	五毒手·····	231
第十九章	铁琵琶的韵律·····	245

第一章 新娘子步步下蛋

四川城内有巴、雒、涪、岷，四大名川，故称四川。巴即嘉陵江，古有巴蜀之称。雒即沱江，一称外江。涪即金沙江，诸葛亮五月渡涪，便是此地。岷即岷江。这四大名川，到了重庆，合而为一，经瞿塘三峡，巫山十二峰，奔腾激射而下，直趋下游，经洞庭鄱阳，越苏淞而入海，成为中国大动脉之一的长江。

本书故事，开始于岷江之滨的嘉定城，嘉定是川南一个山明水秀的小城，这座小城，一面靠山，一面临江，临江这一面，断岸千尺，下临江流，上游自成都、彭山、眉山、到嘉定，下游是犍为、叙州、涪州，直达重庆，所以嘉定是成都重庆两江水道的中心，也是岷江这条水道上客商船只必由之路，城池虽小，地却驰名。城南的大佛寺、乌尤寺，尤为名胜之地，大佛寺的大佛，却不在寺内，在矗立江流的千寻峭壁上。这尊大佛，足有一二十丈高，从后面大佛岩上去，穿过大佛寺的后殿，可以爬上大佛的头顶，纵眺岷江如画的远景，大佛寺的左首，是乌尤山，山上便是乌尤寺，危崖曲涧，云影岚光，嘉禾华滋，上下一碧，端的钟灵毓秀，风物宜人。在明季时代，嘉定便有“十不得”的胜景，“十不得”里面，便有“大佛拜不得，

“乌鱼煎不得”的民谣。所谓“大佛拜不得”是一种神话，别个佛像都可拜，独有嘉定的大佛，拜了以后，岷江的水，涨到大佛脖子上，便要淹没嘉定城了。所谓“乌鱼煎不得”本地人把“乌尤”二字，念作乌鱼的缘故，其实乌尤寺是黄山谷的出典，还有八个“不得”的景致，与本书没有多大关系，暂且不提。

明季时代，乌尤山山腰有一家出名的茶馆。这茶馆造得非常特别，五开间的瓦房，前后都可进出，好像一座长方形的亭子，屋外四面都有宽阔的走廊，朱红的栏杆，配上碧绿的纱窗，里外都裱糊得雪洞一般，前面长廊内的茶座上，一面品茗，一面靠着红漆栏杆，可以饱览江景。后面靠着上山必由之路，正是乌尤寺香客游客上下憩息之所。前后面门额上，都写着“曼陀罗轩”四个字。这轩名非常新颖，因为乌尤山是佛教圣地，春夏之际，山上山下，遍地开着一一种缤纷馥郁的曼陀罗花。曼陀罗花盛开时节，也是游人最多、茶馆生意最兴隆的时节，不知哪一位名士，便把曼陀罗三字题作茶馆的轩名，曼陀罗轩非但卖茶，还带卖点心酒饭，曼陀罗轩的“抄手”，四远驰名，“抄手”便是馄饨，四川人喊作“抄手”。

有一年正值十月小阳春的日子，川南气候温煦，加上是个晴天，曼陀罗轩外面游廊上，坐满了茶客，轩内坐满了酒客。内外酒客和茶客，正在议论纷纷，谈论一桩本地稀有的新闻，廊座上一位花白胡子的茶客，向对面一位穷学究问道：“老子（川人张嘴，便称老子）从彭山趁水下船，路过贵宝地，顺便上岸玩玩，一路听人讲‘乌尤寺和尚嫁女儿’的新闻，真奇怪，出家人哪有女儿，老子活了这么大，真是头一遭听到，其中究竟怎么一回事呢？”那穷学究把一个橄榄脑袋摇得货郎小鼓似的，叹口气道：“异端，异端，攻乎异端，斯害焉矣。”花白胡子的茶客，听他酸溜溜掉了一句文，等于白说，依然莫名其妙，萍水相逢，不好意思掘根究底地问下去，不想茶馆里爱管闲事的人最多，这位茶客的坐处，靠近里面酒座的一排敞窗，突然从敞窗内钻出一个酒气醺醺的脑袋来，哈哈大笑道：“听老

先生是川北口音，大约路过此地，怪道不知敝处的事，便是这一屋子的人，也只有老子最清楚。”说罢，一个指头，向自己酒糟鼻子上乱点，花白胡子的茶客，正苦没法探听真相，忙不及双手乱拱，殷殷求教。窗内的酒客，大约已经酒足饭饱，藉此卖弄消息灵通，也许藉此打混，逃避掏腰包请客，先用两个指头，挟着酒糟鼻子，转身狠狠地擤了一下鼻涕，然后探出半个身子来，似乎这样好消息，不愿意叫一个人知道，故意先打了个哈哈，大声说道：“你们知道嫁女儿的和尚是谁，便是山上乌尤寺老方丈破山大师。这还不奇，诸位一定要问，新郎新娘是谁呢？哈哈……说出来，诸位要吓一跳，新郎不是别位，是我们嘉定第一大户，新中第一名武举，杨大相公。新娘便是杨相公义妹、师妹川南三侠齐名的雪衣娘。新郎新娘和那位高僧，都是我们四川的奇人。奇人办奇事，才有这样新奇的奇闻，老子索性告诉你们，今天便是他们洞房花烛的良辰。老子怎地知道这样清楚呢，因为老子也姓杨，是杨大举人的本家。回头杨大举人到此‘亲迎’（川俗，新郎必先至女家亲迎，随同花轿回家，然后交拜成礼），老子便要赶去喝喜酒了。”他这样一表白，果然，里里外外的茶客酒客，在窗内窗外，把他包围住了，七嘴八舌，向他乱问，都想打听个细微曲折。因为嘉定上下游的人们，都知道杨大举人名声远大，雪衣娘杨相公上擂台的事（四川打擂的风气，在抗战时期，还有所闻），更是平日茶馆里面的谈话资料。起初大家只知道乌尤寺和尚嫁女儿，不知和尚是谁？女儿是谁？更不知新郎便是本城鼎鼎大名的杨武举。现在听到这位酒糟鼻子一抖露，真是一桩奇闻。凡是在曼陀罗轩喝茶吃酒的，恨不得一个人拉着他到一边去，细谈细问。无奈这人知道的，也只有这一点，满肚皮早已抖出来了。再要问他细情细节，起末根由，连他自己还想打听别人去哩。

酒糟鼻子，大约是杨武举五服以外远房远支。不然的话，当天是好日子，早应该在杨武举家里，帮忙照料。还有工夫，陪着朋友在曼陀罗轩帮吃帮喝，说闲白儿吗，这时被众人包围着，正苦无话可对，忽听得山脚鼓乐之声，

细吹细打地响上山来，顿时直着嗓子大喊大嚷道：“诸位快瞧，杨大举人上山迎亲来了。”这一嚷，果然有效，曼陀罗轩内的酒客茶客，呼地一声，一窝蜂挤出茶馆外面，迎在山道上，等候迎亲的喜仗到来。独有两个雄壮大汉，依然纹风不动，坐在轩内酒座上，浅斟低酌，悄悄谈话。山脚下树林里转出四面彩旗，迎风舒卷，缓缓地涌上山来。旗后十几名披红插花的鼓吹手，吹手身后，一对对的垂发绣衣童子，分执提炉宫灯宝扇之类。前队过去后面又是两面麟凤呈祥的五彩锦旗，引着一匹雪白川马，雕鞍鲜明，鸾铃徐引，马上稳坐着一个剑眉虎目、面如冠玉的杨大举人，披着一身大红喜服，配着雪白的骏马，红白相映，益显得新郎器宇轩昂，不同凡俗。新郎马后，便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一乘花轿，轿后又是一队十番细乐，吹笙按笛，一路奏着“齐天乐”的曲子。后面一群牵羊担酒、挑盒夹包的杨府下人，个个衣履鲜明，喜气扬扬。这一大队亲迎喜仗，从山脚排到山腰，足有半里路长，山上山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马上新郎，经过曼陀罗轩时，有许多本地茶客酒客，都认得杨武举的，便拥在道旁，齐声道喜。这时新郎不能下马，只好在马上含笑拱手。这当口，新郎在马上一眼瞥见曼陀罗轩茶廊内，立着两个汉子，有点异样，被众人一阵缠绕，只瞥了一眼，人已跟着队仗走过，也就忽略过去。

曼陀罗轩茶馆内一般看热闹的人们，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会了账，跟着亲迎的喜仗，赶上山去。大家以为和尚嫁女儿，新娘子定在乌尤寺内上轿的了。和尚寺跑出新娘子来，真是天字第一号奇闻，哪知众人猜想的满错了。亲迎的喜仗，并不进乌尤寺，却从寺后绕了过去。在寺后不远所在，一条小径，穿过一片松林，在一处突兀的悬崖上面，盖着极精致幽雅的一座小楼，楼外圈着短短石墙，墙上碧油油的朱藤翠叶，遮没了墙身，里面静悄悄的不像办喜事样子。亲迎队仗，在墙外草地上吹打了一阵，只新郎跳下马来，领着花轿抬进门去。其余的人，都在门外候着。没有多大工夫，花轿抬出门来时，后面另有一乘小轿，跟着走。轿一出门，新郎出来跳上